

正

學

續

一





正學續
(一)

陳遇夫撰

論略

道學之傳肇於義易而馬遷史記自黃帝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傳信也其可信者傳之其不可得而傳者則亦莫得而傳之也百家所紀不可勝書搜而譜之則班氏之人表也或失則誣必以六經孔孟所稱述者爲宗則稱述所不及者未必無聖賢也其及者則既言之矣或失則固至於評高下較長短以數千年以下之心思學識執古人片言半語進退數千載以上之聖賢蚍蜉之撼恐不免也贅語贊揚強作解事更無庸矣

自七十子之徒以至思孟以迄於秦策士縱橫蛙鼓蚓吹異端交作而荀卿之學傳於李斯不待秦火之焚而知聖學之熄也其時以六經爲學者如檀弓之禮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春秋及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屬見於著論學士家類能言之若其行事皆不可得而考也故敘述諸儒特自漢始兩漢特重經術其以經學名者漢書中多表而出之不略也下逮魏晉南北朝釋道日熾儒教舛雜而通經之士未嘗不取重於世其傳受源流皆可尋考故得於經術中核其品行其非深於經學得聖人之意者雖勳業滿天壤奇節高一世不漫錄也至唐則學愈雜史亦不復紀而學之所自來則從本傳中考其所言所行與生平著述及見稱於當時後世確然聖人之徒奉六經爲依歸而不入於俗學異學者列之疑者闕之或附見於跋此集中去取之大略也

子長作史記。多本國策。孟堅作漢書。全載史記。蓋史以紀事。取其傳信。無抄襲之嫌也。第史書與儒書不同。史書鑑事勢成敗。特重經濟。儒書存聖賢道統。特重學術。故行必衷諸經義。言必發明聖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啓後。致君必本於王道。立身必謹於進退。達則正學校以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里閭。此儒者分內事。必謹書之。至於經世安民。事關軍國。見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屬名教大節。乃備舉其詳。若夫綜核世務。因事就功。餘才小技。史所載者。或從節略。非竄易古文以自見。體裁故自應爾。此集中敘述之大略也。

續者。續其絕也。絕者。續之。其不絕者可無續也。昔人謂道喪千載。道絕矣。故續之。至宋則濂洛關閩諸夫子。溯性天之源本。探經傳之奧窔。一言之惑。辨之累牘而不窮。一字之微。析之千言而未已。倘得繼石渠虎觀。集羣言而折衷之。則理學之全書也。若剿襲宋史遺文。以較短量長。則非固陋所敢任矣。故論定諸儒。至唐而止。

是書不曰道傳。道傳者。帝王師相見知。開知之目。不可僭也。不曰儒林。儒者統名。君子小人皆與焉。且史例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正學也。夫學得其正。而道屬焉矣。

後世七儒之說。游俠之儒。國法之所禁也。放達之儒。禮教所不取也。智數之儒。有正有譎。事功之儒。有義有利。文史之儒。有醇有雜。若史書之所謂儒林。則皆章句之儒也。以傳正學。其道德之儒乎。易書詩古經也。春秋孔子所作。皆全經也。故宋儒以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而不及禮

樂蓋王者功成治定而禮樂作質文繁簡三代異宜非一定之制也然理有本原道貴盡善故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禮之儀節樂之聲容可損益也其本原則不可易也治經者合禮樂而爲五分禮樂而爲六言禮則三禮具焉經置博士而皆兼通孝經論語孝經論語不立博士統於五經而已初漢時五經經各數家歷魏晉南北朝疆土分裂不通各因其地以習其師傳其時經師講授或自出義疏或轉相祖習章句好尚亦多不同唐興孔穎達等考校羣言自是王氏易毛詩孔書專行餘經多宗鄭氏而諸家之學漸失遂偕三禮三傳爲九經之學而孟氏仍列子書儒家類至宋始列孟子於經表禮記之大學中庸而出之而王介甫復廢春秋排之者又欲廢周禮明初遂以大學中庸與孔孟別爲四書而以易書詩春秋禮記爲五經儀禮周禮皆廢而古傳註亦廢於是好古者復有十三經之學十三者九經之外列孝經論語孟子而附以爾雅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而取之者以其上古之書不可遺也而傳疏亦宗古註好學者備觀而已著爲令以取士則書取蔡春秋取胡詩易四書非朱註不取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古人以經爲學自正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出於此漢初諸儒猶存此意降自後世所謂通經特晰其理而已非古人窮經致用之學矣

楊中立有言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如逍遙遊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遊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所無事而已龜山真是善讀諸子見聖人之道之

大百家騰躍終入其中也。後之學者不知聖道之大而自小之一字之偏指爲詬病。朱陸異同之辨吹毛索癥爭詰不已。成宏開吾鄉陳白沙先生世指爲陸學。時江西創復白鹿洞書院。方伯使者以書幣敦請爲學者師。固辭不往。人多疑之。吾觀後來明儒學術之裂門戶之爭始知白沙不以講學自居。不以議論強人聽從。誠深識也。自薛胡諸公與陳王異派迨其後也。各標宗旨。祖薛敬軒者爲河東學。祖吳康齋胡敬齋者爲崇仁學。陳湛之徒爲白沙學。甘泉學。王陽明錢緒山王龍谿爲姚江學。浙學流派漸多。遂有江右學泰州學三原學南學北學楚中學閩粵學止修學至萬歷之季顧涇陽高景逸爲東林學附者尤衆而攻者蠭起。遂成朋黨梯怨階禍。可勝惜哉。胡今山謂明儒厭宋人訓詁支離標宗旨以爲的其弊尤甚於訓詁。此語最當。愚意宗旨之說原從講學起見。如今學究先生講科舉之學每章標一大旨使講者不致散漫聽者易於貫串耳。而執此爲入德之門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其誤實甚矣。夫道一而已。自小學以至大學經訓具在可考而知有何宗旨祕傳所以三王之世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而治化大行夫學術者治術所從出也。必道德一而後風俗同。自春秋之衰以至戰國先王之教廢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以故老莊楊墨管商申韓鄭列之徒各出其見以亂天下而天下遂大亂。夫知愚賢不肖資稟不齊聖人約之以歸於中患其不合耳。烏有患其不分而析之使分哉。莊周有言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漆園先見反出吾儒之上可慨也夫。明儒醇駁有史館在非草莽所敢議。

東粵遐方僻土士子憚遠宦自古已然郡國志又殘闕史冊所載文行寥寥漢建武中封川陳公元以經

術通儒。紀於漢史。孝和時南海楊公孚學行足相配。而尤以才著。卽唐許渾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者也。唐則曲江張公九齡。日南姜公公輔。連州劉公瞻。皆公忠鯁直。爲賢宰相。而著述經書。則有劉公軻。自五季至南宋。人文日盛。而崔公與之。其最也。集中於漢唐附陳劉二公。蓋志其所知。竊比闡幽之義。而復附宋崔公於後者。以宋史不列崔公於理學。而理學諸賢於撥亂濟時。忠誠許國。鮮如公比。故特記之。見實理學自有實經濟。且以闢有明陳湛邱楊諸君子之先知。吾粵學術淵源。其來有自云。澤農又書。

弁言

自正學不明。世之學者。竄句游心於諸子百家之中。獵取新奇。以爲詞章之助。其於傳道之源流。立身之本末。概弗深考。閒有沈潛好古之士。又往往爲箋疏訓詁之學。紛紜同異。而不得其歸。莫適於用。宋儒出而廓清之。爲之別是非。辨純雜。而正學始昌。論者遂謂孔孟而後。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豈自漢迄唐。綿歷千載。名儒碩學。相繼迭出其閒。獨無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足以衍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統者哉。蓋嘗思之道。猶路也。學。猶涉水問津之人也。水於天下無所不有。人所得見者。曾不當百分之一二。卽或披輿地圖。繙水經注。得其從出與所經由歸宿之處。曰。吾已盡知天下之水。識者且羣起而笑之。人之於學也亦然。專固之家。識支流之一二者也。泛濫博聞之士。披圖挾策。而自謂窮盡天下之水者也。自非親履而目擊之。烏識天地之大全乎。夫所謂正學者。非徒以其學而已。必將合其生平而斷之。歐陽子所謂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三者備而後可以肩斯道之任。執是而求之。漢以後之儒。寥寥無幾。然亦未嘗絕也。聖言不遠。大道自在人心。以古人之書。退而求之。吾心之理。如月之印川。無少欠缺。但令坐而言之。卽起而見之行事。安見正學之真難續哉。粵東交甫陳先生博極羣書。旁搜遠紹。因品藻自漢迄唐之人物。擇其學有本源。行與道符者。凡若而人。旣約錄其事蹟。復申以論斷。名之曰正學續。凡欲以破拘儒之論。維大道之傳。使不至於以僞而亂正。復不至於有體而無用。觀其取舍進退閒。厥識卓矣。厥功

偉矣。世之學者。得是書而反覆尋究之。以之立身行己。必有法度。一旦立朝廷之上。必能尊主庇民。興禮定樂。爲國家致太平。所謂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者。皆於是乎在。顧余謂五經四書。正學之源也。如集中所載。皆分聖人之一支一派。而不詭於正者也。至宋儒則又由委溯源。以探其歸宿者也。其授受師承。與夫性情事業。各不相同。而揆以正學之旨。則軌轍自合。得其旨則支分條析。皆可以悟天一生水之大原。苟拘其成迹。而不能相通。則亦輿地圖水經注而已矣。於心目閒何有。然則先生是書。乃正學之津梁。特不可爲未忘筌蹄者道也。余不及見先生相從質問。幸先生之嗣君瀚爲余門下士。因得盡覽其書。而爲敍其崖略如此。至於先生以第一領鄉薦。有不愧科名之目。今令嗣亦如之。正學一燈。幾絕復續。天欲昌其書於世。先自其家始。嗚呼。夫豈偶然遇合哉。時康熙戊戌夏五年。家眷弟海寧陳世倌題於燕山旅舍。

正學續序

自道生天地萬物。聖人起而修明之。要使之歸於正而已矣。是道也。上以是感。下以是應。三綱明而九法立。政教一而風俗淳。三代盛時。不患其不正也。迨其後諸侯大夫出而亂之。夫子本六經以教天下。垂萬世。至孟子而其變更深。其懼滋甚。故曰息邪說。正人心。楊墨之害。比於洪水猛獸。是天地閒不可一日無正道。尤不可一日無正學。正學者。所以衛正道也。伊川先生之論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氏沒。聖人之學不傳。蓋舉其大而言之。天地之氣化。剝極而後復。蘊蓄閉塞。至於久久。以成濂洛關閩之盛耳。不善會者。遂疑自漢迄唐。聖人之道。幾於熄滅。學聖人之學者。幾於絕響。將千百餘年之閒。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是乾坤何等時哉。而要無是理也。嶺南陳子輿輯漢唐諸儒得二十有七人。或以著述稱。或以功業傳。迹雖不同。而同歸於經學。遂名之曰正學續。其列傳之文。則約取司馬子長。班孟堅。范蔚宗。并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存其精純。去其駁雜。而終以己之論斷。發前人所未發。理足而氣自隨。曾南豐。朱考亭。論事說理之文。不是過矣。余往在京師。卽聞先生之名。知其潛心積學者已久。後履任新寧。造先生之廬。訪以政務。凡所以教者。皆諸合時宜。切中流弊。誠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乎。又手此編以示余。余愧不敏。自承乏下吏。案牘之勞。日不暇給。不能時時親炙先生。飲其清誨。雖讀其書。豈能盡獲其旨。雖然。先生以第一人舉於鄉。令嗣又爲解首。修之於家。獻之於廷。先生之

學將大行於時先生之文雖懸之令甲可也豈俟余一人之言哉時康熙歲在壬寅孟秋曲阿年家弟姜朝俊頓首拜撰

正學續後敘

自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千有餘年。宋諸儒起而傳註出。闡明道妙。百家皆廢。盛矣哉。暴秦烟銷。詩書灰燼。天不欲亡大道。使漢初諸儒既壽且康。口以授之。竹以紀之。六經亡而復存。周禮一書有周一代典章。於是乎在。向無河閒女子。則幾乎斬矣。千載下雖有周程天授。張朱博聞。其孰從而考之。故余謂漢唐諸君子相師相授。使經學不至於亡。皆大有功於刪述者也。況諸君子中有矯矯不羣。若照乘之珠。光輝前後。可法可傳。若而人者。稽其品。忠信廉潔。足以治心。履方蹈矩。足以善行。明達治亂。足以從政。曉暢軍務。足以定亂。惠愛周流。足以子民。守正不阿。足以自立。而有時采西山之薇。以明節。不事王侯。以明高。不長君惡。以免戾。類能以其所學。見諸躬行。措諸事業。後之儒者。講習雖勤。弗適於用。遠不逮也。世乃以訓詁不密少之。豈誠知人善論世哉。左史公穀。漢廷尊之爲經。人習其書。故得崇祀廟廷。其實非經也。傳也。漢書諸儒之治經。作爲傳註。其亦有可比擬者乎。今讀毛公大小序。十五國之治亂。有周一代之廢興。瞭如指掌。非毛公而詩亡矣。厥後匡之說詩。能解人頤。其精思縹論。必有以過人者。而今竟無之。他如后蒼戴慶之說禮。田何施孟之說易。伏生歐陽之說書。胡毋生董子之說春秋。鄭康成之箋註諸經。豈盡拘牽文義。而絕不一存何也。有明集諸儒之說爲四書五經之全善矣。究其所集。皆宋人緒論。漢唐諸大儒以其實踐垂諸簡策。則絕無之。何阿其所好。至是與。先生穎悟天生。髫年卽志道德。導以捷徑。不由。啖以利。

祿不顧。自樂其樂。無求於世。登庚午榜首。幾四十年。無有識其面者。懼白沙之道之將傾也。集語錄一通。以詔來學。閉戶著書。爲詩文辭。盈几累牘。不事浮華。歸於大雅。足以明道而止。不遑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於諸儒。亦卽有功於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見一斑。豈不偉哉。第不知漢唐諸儒先之說。尙有存否。願先生廣其搜羅。拔其精粹。爲五經大全補一書。以塞有明之缺憾。俾後生小子卒業焉。庶幾其不蔽於近乎。丙午初冬。官涪門人周陳鼇謹識。

正學續敘

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於人。人亦不能離道。而聖人之道。選選不行於後世者。非聖人之道之不可行也。氣運有盛衰。教化有醇雜。自古禮廢。古樂壞。井田封建之制失。而黨庠術序。尙賢黜惡之具。循名失實。雖有賢君哲相。希蹤往古。亦祇因時度勢。潤色典故。終不能改絃易轍而更新之。夫仁義道德之行於天下。優游漸漬。非如申商桑孔。可按期取效也。出之者非忠信誠篤。以身設教。縱有良法。豈能淪浹人心。而執古道以施當今。格格然如圓鑿方枘之不相入。不得不就於因循苟且之爲。而儒生咕嚕。所謂窮經致用者。皆塵羹土飯。紙上之空言而已矣。挾書律除。漢儒掇拾舊聞。修補章句。行事得失。輒援經義以相證。其時弊在各執一說。而不能相通。自當塗典午。以至五代李唐。厭註疏之繁雜。務觀大意。而浸淫於佛老。波蕩於詞章。其時弊在學尙圓通。而莫知所守。宋儒之譏。所自來也。夫聖人之道。天道也。治本也。時有隆污。三綱五常之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見淺見深。識大識小。莫不有聖人之道。行乎其閒。但毋索之渺茫。毋失之膠固。毋支離煩瑣。分門別戶。以自生淆亂。雖質有敏鈍。性有剛柔。出其所學。皆足以匡主庇民。正人心而厚風俗。而豈其迂也。余少時常閱宋明儒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爲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旨者。僅一二人而止。意讀史者不深考也。蓋史所列儒林。皆箋疏校讐之學。不核品行。此史家一例。

而求道學於史冊者。僅取之儒林傳中。而不考究全史。故多遺也。歲丁亥。雲間隱君張北山採錄儒書至五羊。余閒過訪。而壯其志。庚寅。張君緘書屢質。因得觀所集道傳儒林二刻。自周迄明。凡數百卷。大略本近世理學宗傳。學按學統諸書而廣之。其意在蒐羅近代。故於明儒特詳。漢唐太略。蓋沿宋人道喪千載之說。而所載漢唐儒者。皆取之儒林列傳中。所載語錄。亦過於汗漫。惜鏤刻幾半。重易其成。而余有羅浮之行。遂不復再晤。年來僻居。乘暇因搜討史乘。自漢至唐。編傳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爲書四卷。名曰正學續。此前人未輯之書。管窺蠡測。聊引其端。非謂舉其全也。然世有嗜古通人。志聖賢之學者。會萃儒書。以備大觀。則於吾是編。必將有取焉。取其續正學於不絕也。續正學。所以續道也。唐續晉。晉續漢。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未嘗絕也。屏漢唐則道絕矣。道豈有絕哉。其序述之由。去取之故。與時代風尚。儒術興替。略書於端。使覽者得以考余言之得失焉。澤農遇夫序。

傳目

卷之一

西漢

賈生誼

董子仲舒

兒氏寬

王氏吉

匡氏衡

龔氏勝

卷之二

東漢

杜氏林

鄭氏衆

魯氏恭

舍

父興

陳氏元

丕

正學錄

目錄

正學續

目錄

盧氏植

趙氏岐

鄭氏康成

邴氏原

諸葛氏亮

卷之三

晉

虞氏溥

賀氏循

范氏宣

陶氏潛

北朝

游氏肇

李氏謹

隋

郁

瑒

帝